

早期絲綢之路 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

2013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余太山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
ISBN 978-7-100-09903-5

I. ①早… II. ①余… III. ①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IV. ①K9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72167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03-5

2013年5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1 1/2

定價: 35.00圓

緒說

文獻提供的證據表明，所謂“絲綢之路”既是民族遷徙之路、軍事征服之路、信仰傳播之路、朝聘貢賜之路，也是富商大賈“周遊經涉”之路，而不僅僅是商品流通之路。

我們今天關注“絲綢之路”，主要是關注東西文化的交流，“絲綢”在這裏成了文化載體的代表。“絲綢之路”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失落的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跡。

研究“絲綢之路”，勢必利用東西文獻。東西文獻相互印證，一直是治東西交通史者嚮往的境界。可惜這在很多情況下祇是可遇而不可求。東方和西方的文獻好比驢唇和馬嘴，稍有不慎，不免非驢非馬之譏。其實，東西文化交流本身便可以說是驢唇與馬嘴對接的過程。非驢非馬，至少作為這一過程的中間產品，是屢見不鮮的。因此，不妨說：東西交通史研究，驢唇馬嘴之學也。一笑。

目錄

緒說 ... 001

上卷

一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線 ... 005

二 關於法顯的入竺求法路線 ... 033

——兼說智猛和曇無竭的入竺行

三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 ... 063

——兼說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線

四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 101

五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 ... 121

下卷

一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 ... 143

二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誌》譯介 ... 169

三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 ... 195

附卷

一 《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見西域水道考釋 ... 225

二 宋雲行紀要注 ... 273

徵引文獻 ... 316

索引 ... 334

後記 ... 350

再版後記 ... 351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 352

緒說

文獻提供的證據表明，所謂“絲綢之路”既是民族遷徙之路、軍事征服之路、信仰傳播之路、朝聘貢賜之路，也是富商大賈“周遊經涉”之路，而不僅僅是商品流通之路。

我們今天關注“絲綢之路”，主要是關注東西文化的交流，“絲綢”在這裏成了文化載體的代表。“絲綢之路”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失落的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跡。

研究“絲綢之路”，勢必利用東西文獻。東西文獻相互印證，一直是治東西交通史者嚮往的境界。可惜這在很多情況下祇是可遇而不可求。東方和西方的文獻好比驢唇和馬嘴，稍有不慎，不免非驢非馬之譏。其實，東西文化交流本身便可以說是驢唇與馬嘴對接的過程。非驢非馬，至少作為這一過程的中間產品，是屢見不鮮的。因此，不妨說：東西交通史研究，驢唇馬嘴之學也。一笑。

上 卷

一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線

《穆天子傳》於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出土於汲郡戰國魏襄王墓，因係盜掘，原簡散亂，經荀勗、和嶠等人整理，以隸字寫定爲五卷，卷一至四已有殘缺，卷五則全爲燼簡斷札。五卷所述皆巡遊事，前四卷與卷五似非出諸一人之手。竹書無名，今名乃整理者所定，《晉書·束皙傳》稱“《穆天子傳》五篇”。《隋書·經籍二》始載“《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卷六爲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同時出土竹書，晉人編定時，列爲“雜書十九篇”之一。

《穆天子傳》前四卷敘述穆王西征事，這是本文討論的主要依據。一般認爲，這四卷可能成書於戰國後期燕、趙人之手，當爲傳說而附會於穆天子者，但可能包含早至西周的史料。其現實背景主要爲至遲在公元前七世紀末業已存在的東西交通路線，書中有關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記載不失爲中國最早的絲路文獻。

一

《穆天子傳》蘊涵著豐富的古代傳說和神話的素材，有很高的認知價值。本文所關注者僅僅是此書假託穆天子西征所描述的東西交通路線，而解明這一路線走向的關鍵在於搞清昆侖山的位置。蓋據《穆天子傳》卷一：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豈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汝春山之琺，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琺。賜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這表明穆天子西征的目的地是“昆侖之丘”，足見祇要昆侖山的位置搞清了，穆天子西征路線的大方向就明確了。

關於先秦古籍中所見昆侖山的地望可謂衆說紛紜^[1]，其基礎是不同時期形成的傳說體系。今案：《穆天子傳》所見昆侖山應即今阿爾泰山，尤指其東端：

一、由於歐亞草原游牧部族的活動，最早開闢的東西交通路線應該是橫貫歐亞大陸的所謂草原絲綢之路，亦即從蒙古高原，沿阿爾泰山南北麓，穿越南西伯利亞，再往西到達當時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區。希羅多德《歷史》(IV, 17—32)的記載表明，上述斯基泰貿易之路遲至公元前七世紀末已經存在。^[2]

二、希羅多德《歷史》的有關描述有不少可以和中國典籍相印證。

例如：希羅多德《歷史》(IV, 13) 提到位於今哈密附近的伊賽多涅斯人 (Issedones) 之東有“獨眼族”即阿里瑪斯波伊人 (Arimaspians)。無獨有偶，《山海經·海內北經》也有類似的記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3]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IV, 23) 記載在今阿爾泰山地區居有禿頭人。^[4]《莊子·逍遙遊》亦提到極北有國，名爲“窮髮”。“窮髮”，當即禿頭之意。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IV, 7) 在敘述斯基泰人起源時說：“斯基泰上方居民的北邊，由於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緣故，沒有人能夠看到那裏和進入到那裏去。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因而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個地方了。”這裏所說大地和天空充滿羽毛的地方，也見於《竹書紀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引）

這些傳說正是通過上述東西交通道傳到中國內地的。而先秦時期的中國人對西北地區的瞭解偏重於新疆地區的北部，即阿爾泰山區和準噶爾沙漠以北的草原，似乎也說明草原之路的開闢要早於後來所謂的西域南北道。

三、考古資料也提供了證據。俄國阿勒泰省巴澤雷克 (Pazyryk) 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墓葬中曾出土了精緻的絲織品和刺繡著鳳凰圖案的繭綢、漆器以及“山”字紋青銅鏡。^[5] 這說明中國

的絲綢最早確實是從這裏往西傳至歐洲的。

《穆天子傳》卷二提到昆侖山上有“黃帝之宮”和某種墓葬（“豐隆之葬”），山中還有沼澤、泉水，有虎、豹、熊、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豬和能夠攫食羊、鹿的大雕。而只有阿爾泰山才有許多古代部落留下的文化遺蹟，如在青河縣花海子海拔 3500 米的高山上分佈着年代為前七世紀至前五世紀的大型石塚，其中最大一座石塚高達 10—15 米，周長 230 多米。周圍有石塊環繞，圍寬 5 米，直徑達 210 多米，規模宏偉。這表明當時這裏居民的文明水準已經很高。質言之，關於昆侖山的神話的素材乃是阿爾泰山區的古文明。至於今天的昆侖山或祁連山等迄未發現任何足以構成神話基礎的古文明遺蹟。^[6]

四、《穆天子傳》所載自然景觀和人文、物產與歐亞草原正相符合。^[7]

1. 自然景觀，如卷三所述：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沙衍”當在阿爾泰山南緣。天子取馬血解渴，沙漠生活的情景躍然紙上。

2. 人文、物產，如卷二有載：

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櫟麥

百載。

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百，糗米百車。

鄆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十，犛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糗麥三百車。

以數量如此巨大的馬、牛和羊貢獻，符合歐亞草原遊牧部落或部族的情況。

二

《穆天子傳》載穆天子往返途中均遇見一些部落或部族，其中若干似可與中西史籍相印證：

1.1 犬戎（亦見卷四），應即卜辭所見犬方，亦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見“犬封”、《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狗國。與金文、文獻（如《詩經·小雅》）所見獫狁以及後世之匈奴同源。^[8]

1.2 焉居，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Asii 同源。蓋“焉居”[ian-kia] 得視為 Asii 之對譯。

1.3 禺知，或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月氏同源，因而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Gasiani 同源。蓋“禺知”[ngio-tie] 得視為 Gasiani 之對譯。^[9]

1.4 酈人、即同卷所見“無夷”。酈人或無夷應即馮夷。^[10]《水經·洛水》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蓋洛水之神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坟補逸上》：“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馮夷死而為河神。《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成疏：“大川，黃河也。”

1.5 河宗氏，封以司河河伯之祭政者。^[11]《史記·趙世家》：“奄有河宗。”河宗，《史記正義》：“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

(以上卷一)

2.1 曷□之人，即卷三所見曷余之人。

2.2 赤烏之人或赤烏氏（亦見卷四），可能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莎車或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Sacarauli 同源。蓋“赤烏”[thjyak-a] 得視為“莎車”[sai-kia] 之異譯。而兩者又得視為 Sacarauli 之對譯。“伊尹朝獻篇”所見乃此部在東方之一支，《穆天子傳》所見乃西徙之一部。

2.3 曹奴之人，很可能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丁零。蓋“曹奴”[dzô-na] 得視為“丁零”[tyeng-lieng] 之對譯。

2.4 容□氏，《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作“容成氏”，說者多以為當據改。案：此改並無確據，不如保留原文。^[12]

2.5 剡間氏，似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嬖犁同源。“嬖犁”亦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薪犁。蓋“剡間”[giai-lia]、“嬖犁”[siam-lyei] 和“薪犁”[sien-

lyei] 得視為同名異譯。而剗閭氏應為遊牧於較西方的一支。希羅多德《歷史》(IV, 13) 曾提到在草原之路上有看守黃金的格里芬 (griffins)。^[13] 他提到的格里芬可能是附會“剗閭”一名所致，也可能剗閭氏是一個以格里芬為圖騰的部落。^[14]

2.6 鄆韓之人，應該就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鬲昆。蓋“鄆韓”[kiwən-hean] 得視為“鬲昆”[kek-kuən] 之對譯。

2.7 西王母，一般認為，傳文所見西王母亦一部落首領。案：根據比較可信的研究，所謂西王母的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而與前十四至前十二世紀存在於敘利亞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公元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為族神，地位開始尊顯，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為希臘、羅馬世界接受。^[15] 果然，則西王母可視為地中海文化東傳在漢文典籍中留下的痕蹟。

(以上卷二)

3.1 智氏之人，迄無令人信服的解釋。^[16]

3.2 闕胡氏，原作“闕氏胡氏”，前“氏”字衍。^[17] 可能就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烏揭”人。蓋“闕胡”[at-ha] 與“烏揭”[a-kiat] 得視為同名異譯。烏揭又可與希羅多德《歷史》(IV, 23) 所載 Argippaei 人勘同。^[18]

3.3 曷余之人，穆天子歸途所遇。一說應即卷二去途所遇曷□之人，亦即卷四提及的“珠余氏”。^[19] 今案：曷余之人可能就是曷